

中国古代文学

《陶渊明集》遂注志疑

曹融南

遂钦立先生校注的《陶渊明集》于前年问世。这书依据多种本子，进行了缜密的校勘；注释部分也在前人研究所得的基础上，作了进一步探索，有着不少发明。这是建国以来陶集整理工作所取得的可喜的新成果，对学习、研究陶渊明诗文的人，助益匪浅。笔者展读反复，颇多收获；但也感到校注上还偶有可资商榷之处。特加条列，缀以浅见，而未敢自是。惜先生已长辞此世，商兑往复，遂已无从。析疑、指正，实有待于究心陶集的同志们。

一、《游斜川》：“吾生行归休。”遂注（以下简称“注”）：“行归休，行，将。归休，归而休息。谓从此就要不再出仕。”

按，诗注和原书附录《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》都定本诗是作者五十岁时所作，这是可信的。陶渊明在晋安帝义熙元年（公元405年）辞官，时年四十一岁，到这时已经八九年。原注说“将归而休息，从此就要不再出仕”，意思显得不够洽切。考古人常以死为归。《淮南子·精神训》：“死，归也。”《说文》解“鬼”为“人所归为鬼”，就是明证。又，《说文》：“休，止息也。”所以，诗中的“归休”，应该是归于空无、生命休止的意思。陶渊明受老庄运动化迁的天道观的影响，认识人的形体受自然规律的支配，终于会化去，深切了解“既来孰不去？人理固有终”的道理，所以他不讳言死。这倒并不要等到写《拟挽歌辞》时才说“死去何所道？托体同山阿”，早在他四十岁时所作的《连雨独饮》诗中，就已说“运生会归尽”，在稍后所作的《酬刘柴桑》诗里，也已有“今我不为乐，知有来岁否？”的语句了。到写作这首诗的五十之年前后，一方面可能有感于《礼记·王制》所说的“五十始衰”，一方面也由于“负病”、“抱疾”，更加深了年命易尽的感觉，因而，“常恐大化尽”（《还旧居》）、“自恐大分将有限也”（《与子俨等疏》）的话，时有可见。在本诗中写出“吾生行归休”，自是十分自然的。而且，诗的序里说：“悲日月之遂往，悼吾年之不留”，实际已给这句诗作了明确注脚。倘若依据注文，紧接下去一句“念之动中怀”，就了无着落。所以，句中的“归休”，“归”字正和《归园田居五首》之五的“终当归空无”、《自祭文》中的“陶子将辞逆旅之馆，永归于本宅”的“归”字同义，用意和《列子·天瑞》篇的“精神离形，务归其真，故谓之鬼。鬼，归也，归其真宅”的话有相同之处；而“休”字，也源自《庄子·刻意》的“其死也若休”的意思；不能解释为“归而休息”。

二、《酬刘柴桑》：“良日登远游。”注：“登时远游。《吴志·锺离牧传》注：‘登皆首服。’”

按,《集韵》:“登,履也,或从足(作‘蹠’)”。详味原诗,似是“且待良辰,将登上远游之途”的意思。在句法上和“总辔登长路”(陆机《赴洛道中作》)、“清晨登陇首”(见鍾嵘《诗品序》,参后附注)、“天明登前途”(杜甫《石壕吏》)很相似,只是“远游”所加的中心词被省去而已。所以,“登”,不应作时间副词“登时”解。再则,诗句的含意,和嵇康《杂诗》的“慷慨之远游,整驾俟良辰”颇有类似之处,以“之”例“登”,也可证“登”应该作动词解。

三、《与殷晋安别》:“薄作少时邻。”注:“薄作,便作。”

按,“薄”和“便”,意义上难于相连。“薄”是“不厚”的意思。就时间说,就是短暂,故可引申为“甫”或“始”的解释。《诗·周颂·时迈》:“薄言震之。”郑玄笺:“薄,犹甫也。甫,始也。”引来解释这句的“薄”,是比较恰当的。和这诗的首句“游好非久长”也相应合。原注为“便”,可能是从《诗经》毛传释“薄”为“辞也”得来,但在这里却并不适当。《时迈》孔颖达疏云:“《诗》之言‘薄’多矣,唯此二者(按指《时迈》、《有客》)以‘薄’为‘始’,馀皆为辞也。”陶诗也屡用“薄”字,多作语辞解。解这一“薄”字,孔说却是很值得参考的。

四、《和胡西曹示顾贼曹》:“每恨靡所挥。”注:“靡所挥,没有举杯饮酒的酒。”

按,陶诗中常见“挥”字,有些确是用《礼记·曲礼》“饮玉爵者不挥”注“振去馀酒曰挥”一义,引申为举杯,而这里却不是这样。考“挥”字本义为“奋”(《说文》)、为“振”(《广雅》)。这诗的主旨是感念万物易于衰落,人应该及时有为,正是作者“大济于苍生”的思想的流露,表现的是和“有志不获骋”(《杂诗十二首》之二)同样的思想感情。所以,这一“挥”字,应取本义,是振奋有为的意思。丁福保解这诗说:“‘感物’以下,言其志也。虽愿及过有为,而身无事权,靡所发挥,仅躬耕以待秋稼耳。寥落如此,日远日迟,不犹园卉之就衰乎!所以逸想不可淹制,而猖狂独悲也。”是较正确地阐发了诗意的。

五、《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》注:“怀古田舍,来故田舍,或回故田舍。《诗经·周颂·时迈》‘怀柔百神’注:‘怀,来也。’《释名》:‘怀,回也。亦言归也。’”

按,怀古田舍,应是“怀古于田舍”而略去“于”字。两首都是写大地春回,作者将肆力农耕的意想;又都追念古人,引为同调,用了《论语·微子》篇的典实:一则曰:“是以植杖翁,悠然不复返”;再则曰:“耕种有时息,行者无问津。”所以题曰“怀古”。历来评论家就都指为怀古之作。元人刘履《选诗补注》指为“以‘怀古’命题”,近人古直《陶靖节诗笺》说是作者“绝望当年,心存往古,愿以沮、溺为徒”,可以为证。两诗之中,似也并无语句就“回”“故”上着笔。又陶渊明诗文用语的特点是平易近俗,却在这诗题目中用僻奥古义,也是有违常情的。

六、同上之一:“冷风送馀善。”注:“言轻妙的风送来未尽的和意。”

按,《说文》:“馀,饶也。”又,“饶,饱也。”句意是说初春来临,轻妙的风已给人送来丰富的和美之感。和上句“鸟哢欢新节”相连,正充分抒发作者对新春乍来,冷风着体的一时欢快心情。作者在《拟古九首》之七里有句云:“春风扇微和”。和这句相比,显然在感受上有着程度的不同。时间是“始春”,而原注说“未尽的和意”,意思上显有扞格。作者用“馀”字的不止一处,《和郭主簿二首》之一:“园蔬有馀滋”。“馀”字用得和这里一样,可以相证。

七、《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》:“斗酒散襟颜。”注:“襟,寒战。”

按，襟，诸本多作“襟”，解作衣襟或胸襟，比较可取。细味上下诗句，写的是作者结束了一天劳动，在盥濯之后，憩息檐下，斗酒在手，心里想着倚靠农耕自给，可以逃离世患，精神上和古代的长沮、桀溺遥遥相通。这时作者心开颜解，怡然自适的情态，已宛然在目。《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》诗中说：“清歌散新声，绿酒开芳颜。未知明日事，余襟良已殫。”和这诗所写，有近似之处，可以参证。所以，在这里舍“襟”取“襟”，而解为“寒战”，和诗中所写情境是难于契合的。

八、《饮酒二十首》之七：“汎此忘忧物”。注：“忘忧物，指菊。”

按，自东方朔说过“销忧者莫若酒”（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）、曹操写过“何以解忧？惟有杜康”（《短歌行》）之后，“忘忧物”和酒，几已成为同义语。所以，陶渊明就曾一再咏唱：“酒云能消忧”（《形影神·影答形》）、“酒能祛百虑”（《九日闲居》）。这句显然是指把带露采来的菊花泡在酒里，而“忘忧物”并非指菊。晋傅统妻《菊花颂》：“爰采爰拾，投之醇酒。”潘岳《秋菊赋》：“泛流英于清醴。”也都可取来作证。

九、同上之十：“息驾归闲居。”注：“闲居，陶渊明住宅。”

按，陶诗除这句以外，“闲居执荡志”、“闲居非陈厄”等用“闲居”的不一而足，都是“静居”、“闲止”的意思，和《韩非子·诡使》篇所说的“闲静安居”意思相同。这句的“闲居”，也不在例外。嵇康《幽愤诗》有云：“乐道闲居”。陶渊明写作《饮酒》诗时的生活、心情，和嵇有相似之处。在句式上，“息驾归（而）闲居”，和潘岳《闲居赋》中的“退而闲居”也很相象。所以，这句里的“闲居”，应该是指闲居这一行动而不是指闲居的处所。

一〇、同上之十七：“清风脱然至。”注：“脱然，倘然。”

按，“脱然”，有舒迟、舒徐的意思。《淮南子·精神训》：“得休越（樾）下，则脱然而喜矣”。高诱注：“舒也”。诗句的意思是说：幽兰生在前庭，含着馨香等待着清风。清风舒徐地吹来，幽兰的芳香四处流散，这就和萧艾迥然有别了。《和胡西曹示顾贼曹》诗中的“清朝起南飏，不驶亦不迟”，表现的也就是“脱然至”的意境，可以相证。“脱”，确有倘、或的意思；但“脱然”作“倘然”解，却还缺乏例子。

一一、《有会而作》：“嗟来何足吝。”注：“吝，恨也。”

按，《说文》：“吝，恨惜也。”这里径解为“恨”，句意就显得不够明了。作者在《五柳先生传》中曾说：“造饮辄尽，期在必醉，既醉而退，曾不吝情去留。”“吝情”，是爱吝其情，有所拘束而不能率性而行的意思。《饮酒二十首》之三：“道丧向千载，人人惜其情。有酒不肯饮，但顾世间名。”“惜其情”，正是“吝情”的确解，也可见“吝”字是“惜”或“顾惜”的意思。取来解这一诗句，意谓对嗟来之食，也何必顾惜其情而不受呢？这是极度写出作者“老至更长饥”甚至“叩门拙言辞”地进行乞食时的困窘情况和心境。赵泉山评这诗说：“此篇述其艰食之惊，尤为酸楚。”正可从这句体会出来。

一二、《感士不遇赋》：“屈雄志于戚竖，竟尺土之莫及。”注：“戚竖，贵戚小人，指子兰、上官大夫。这句是说屈原高出群小，立志为雄。”

按，“屈”，不应指屈原，而是屈抑不伸的意思。这两句和上面的“广结发以从政，不愧赏于万邑”两句衔贯而下，说李广怀着雄猛之志，结发从军，即使封赏万邑，也可受之无愧。但是终于受屈于戚竖，没有获得尺土之封。文意正反相生，感慨遥深。戚竖，实指卫青之流，解作子兰、上官大夫，显然是不恰当的。试再看下文“留诚信于身后，动众人之悲泣”

两句，写的也仍旧是李广，和《史记·李将军列传》篇末叙写李广死后，“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。百姓闻之，知与不知，无老壮皆为垂涕”和赞中所说“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！……”完全吻合。从而，也可反证中间两句决不会岔出写屈原和群小的。

一三、《闲情赋》：“泛清瑟以自欣。”注：“泛清瑟，泛，一般地。这里指一般地弹奏。”

按，“泛”，确有泛泛、浮泛、不专一等解释。但，这里解为“一般地弹奏”，意思不够明确，且亦缺乏依据。考古代音乐术语中有“泛指”一词。宋陈旸《乐书·琴势》载弹琴之法说：“……蟹行者伦指如之，鸾行者转指如之，轻行者泛指是也。”“泛指”，也可简称为“泛”。元吴澄《琴言十则》说：“ノ，泛也，用指轻浮弦上，弹之有声。”徐时琪《绿绮新声》说：“ノ，泛也，言右手扣弦，左手轻浮着弦而应。”对所谓“泛”，说得更为明白。总看所谓“泛”或“泛指”，应该就是嵇康《琴赋》所谓“轻行浮弹”的指法。琴瑟同理，可知赋中所说的“泛清瑟”，实际是手抚清瑟轻轻地奏弄的意思。陶渊明自少至老，不离琴书，对琴瑟之技，有着很深的修养，在这里用一“泛”字，显然不是不经意地泛泛选用的。

一四、同上：“倘行行之有覿，交欣惧于中襟。”注：“倘，岂，难道。”

按，“倘”，假设连词，“若”、“如”的意思。两句意思说，踟蹰在路上时，倘或能和所思念的人晤面，欣惧之情将会交集于胸中。这正表现了正在刻意追求心目中美好事物的人的复杂、热中的心情。解“倘”为“岂”、“难道”，文意就显得扞格难通。

一五、《归去来兮辞》：“脱然有怀。”注：“脱然，喜貌，舒畅貌。”

按，《公羊昭公十九年传》注：“脱然，疾除貌也”。取这意思来解释“脱然有怀”，似乎要更切近些。文意是说苦于家境贫寒而养生乏术，亲戚故旧很多劝我谋个长吏之类的官职，心头的沉重压抑，才顿然纾解，有如病痛离身一样；但要求取官职，还是没有途径可寻。这样，才更贴切地表现出作者这一特定时刻的心情。说是喜悦、舒畅，和作者这时的心情还是有着一一定距离的。

一六、同上：“感吾生之行休。”注：“行休，即将退休。”

按，句中的“行休”，和《游斜川》的“吾生行归休”意思全同，是指年命将尽而不是指将从仕途“退休”。只有这样理解，才可见出紧接着的“已矣乎，寓形宇内复几时！……”和篇末的“聊乘化以归尽”，在思路上一意贯串，在文理上是无比密致的。反之，如依原注，句中的“生”字便无着落，而作者对“退休”，也似乎并非出于自愿，因而有所感慨了。

一七、同上之二：“会有四方之事”。注：“四方之事，经营四方的大事，指刘裕等的起兵勤王。”

按，这句省略主语，详上下文意，主语应该是“余”。又《论语·子路》有“使于四方”之文，这里应当是化用其语。总的说适逢自己奉使外出。原书附录《事迹诗文系年》记作辞之年的事迹说：“是年为江州刺史刘敬宣建威参军。三月，晋安帝反正，刘敬宣‘自表解职’，陶衔命使都。……”所谓“四方之事”正是指此。时间也相符合。至于刘裕的起兵勤王，讨伐桓玄，却是去年春间的事。到这时，桓玄已死将逾年，残部破灭无余，晋安帝也已回到建康。所以，要是说“四方之事”是“指刘裕等的起兵勤王，”句首“会”字就不可解了。

一八、《桃花源诗》：“日入从所憩。”注：“从所憩，任凭他们休息。”

按，“从”有“任随”的意思。“所憩”，是指所憩息的地方。“从所憩”，有任随人人各就其所而憩息的意思。这具体表现出作者所向往的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人人各得其所的

理想社会的生活状态。《后汉书·逸民传》记载有类似思想的庞德公的话说：“鸿鹄巢于高林之上，暮而得所栖；鼯鼯穴于深穴之下，夕而得所宿。”就明确指出了所栖、所宿的处所，可以参证。所以，只是说“任凭他们休息”，是没有能完全表达原诗含意的。

一九、《扇上画赞》：“巖巖丙公，望崖辄归。匪骄匪吝，前路威夷。”注：“望崖辄归，看到悬崖便回身，谓能悬崖勒马。”又，“威夷，险阻。”

按，四句所赞的是西汉的邴（同“丙”）曼容（名丹）。《汉书·龚胜传》载：“（邴）汉兄子曼容，亦养志自修，为官不肯过六百石，辄自免去；其名过出于汉。”赞中的“崖”字，是崖际、崖畔的意思。赞是说丙曼容持守清操，不汲汲于富贵，对禄位能够把六百石作为界限，超过这就自免而归。原注说“能悬崖勒马”，和原意就相隔较远。又，“前路威夷”，语本《诗·小雅·四牡》：“周道倭迟”（倭、威，迟、夷，古音同部通用）。《文选·西征赋》李善注，虽然引有《韩诗·薛君章句》“威夷，险也”一解，但毛传对“倭迟”则解为“历远之貌”。马瑞辰《毛诗传笺通释》说：“此当从毛诗‘历远’之义，实即‘长’义。”赞文应该取这作为解释，意思是说丙公能这样谦谨，不骄不吝，他的前途将长而且远。把“威夷”解作“险阻”，文意就显得难于贯通。

二〇、《与子俨等疏》：“非穷达不可妄求，寿夭永无外请故耶？”注：“外请，额外请求。”

按，“外请”的“外”，应是内、外的外，这里所谓内、外，就象今人所谓主观、客观。“请”，是祈、求的意思。作者原意，是说长寿或夭折，是一己命运所决定，永远不可能从客观有所祈求而取得，和上句“穷达不可妄求”，意正一致。把“外”解作“额外”，文意上就显得不尽贴切。

二一、《自祭文》：“勤靡馀劳，心有常闲。”注：“勤于耕田，没有多馀的劳瘁，指身体勤苦而心情闲静。”

按，这两句分写形、神，相对成文。意思说形体勤于农耕，已经竭尽辛劳，不遗馀力，而内心却常是闲静恬适的。解上句为“没有多馀的劳瘁”，意思不够明确，和注文末句也有欠銜贯。《庚戌岁九月于西田获早稻》诗中说：“四体诚已疲，庶无异患干”，《戊申岁六月中遇火》诗说：“形迹随化往，灵府常独闲”，和《自祭文》中这两句的含意和表现法有着相同之处，可以取作参证。

二二、同上：“识运知命，畴能罔眷？”注：“知命，指五十岁。《论语·为政》：‘五十而知天命’。……二句是说如果只活到五十岁，哪能不留恋人世？……”

按，这里注解“知命”，因为拘泥于“五十而知天命”一句话，所以和文章原意，显有出入。“知命”，是自知天命的意思，古籍中常可见到，如《易·系辞》：“乐天知命故不忧”、《荀子·荣辱》：“知命者不怨天”……就是。所以，这里用来和“识运”相对成文，实在不必涉及“五十岁”。又“畴”，是“谁”的意思。两句是说：即使是识运、知命的人，谁又能对人事无所眷恋呢？——这和《形影神·形赠影》中的“但馀平生物，举目情涟涟”一样，显示出一个人临终前不可避免的内心矛盾。但是，接下去就说：“余今斯化，可以无恨！”意思说：“我现在溘然化去，内心却已可以一无遗恨！把前两句作衬垫，突出后两句，正可充分见出作者委运任化、不畏死恋生的思想。牵连到五十之年，反显得支蔓而有妨于对原意的理解了。

【注】据曹道衡先生考证，系晋张华诗。（《中华文史论丛》1980年第四辑）